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天妃娘媽傳 第二十一回 黃毛公護番再寇

那毛公被火燒得皮毛皆爛，又被真人遣召天兵，追趕不已，遂變作一蟲，藏於溺池畔青草之上，天兵追遠不見而回。毛公心驚未定，不敢出首，臭氣薰蒸，實受不過，乃輕緣向草尾視之，卻被狂風一吹，墜於溺池之中，身首俱沒，盡力一躍，才得上池畔，一身中穢濁，臭不可言，欲入清水洗淨，則渾身糜爛，痛不可當，只得取青草略拭，坐於石岩之上，腹餒氣竭，乃仰天歎曰：「吾向者將兵數萬，曾經此途而過，數日而抵同關，一戰而擒二將，彼一時也，何等氣勢，何等威風。不想今日復經此途，片輪不返，只卒無還，不回西國，四顧無依，倘回去，就使西國王憐我而收之，亦何顏再受其報賽之勤？」歎畢，不覺淒然淚下。正躊躇不決，忽塵頭起處，一簇人馬飛奔而來，嚇得那猴魂飛魄散，歎曰：「今如追兵再至，則吾命休矣！」翻身欲走，見來人馬已近，回視之，見是西番旗幟，心中略安。須臾眾至，乃酋長嗟阿生也。猴一見便呼曰：「酋長從何處而來？今欲何往乎？」現了真形。阿生見其皮銷肉爛，鮮血迸流，急下馬扶之曰：「何將軍形銷而至於此也？陀摩尼將軍今何在？」猴歎曰：

休說陀摩尼，鶴唳猿亦悲。

大同經火燄，肉爛復銷皮。

嗟阿生聞言大驚，曰：「國主得將軍捷報，喜之不勝，恐師久糧乏，故特遣某齎送餼糧，不意全軍覆沒，無一生還，奈何，奈何！」猴曰：「吾本欲以身扶爾國，孰知反為爾國傷吾身，吾不任德，爾主亦不可任怨。爾可回報國王，我今再投強大之國，倘有機會，必為爾報仇。」嗟阿生曰：「勝敗乃兵家之常，何足為恥。倘將軍自此而他投，使國王知之，不罪生之不善挽回者乎？況西番雖小，亦足以王，將軍若肯回國，與王再振復仇之師，捲土重來，則今日之喪敗，未必不可不以一旦復也。烈烈轟轟，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！」猴不言，久之乃曰：「今恐國王之不信我也。」嗟阿生曰：「國主尊將軍如天，敬將軍如父，倚將軍如太山，寧失數萬之眾，而不願失一將軍。」語罷，嗟阿生強與一馬乘之而回西番。番王見說情由，與猴相向大哭，欲殺漢二將，左賢王止之，番王曰：「吾誓不與漢共戴天矣！吾番雖小，悉率國中之眾，尚得三萬餘驍勇，可當漢兵之十萬，吾何畏彼哉！願將軍輔吾志。」由是盡點番眾，得了三萬，即日離了西番，直向漢朝進發，不數日，兵寇大同關。

李將軍正與二郎相議，謂：「今日番兵盡無一生還，獨有妖猴得脫，此怪尚在，番王必傾國而來，第未知捷報上聞，朝廷旨意何如，二將未歸，即盡虜眾而殲之，亦未足以雪吾中夏之恥也。」議論未已，守陞小卒忙報曰：「西番復舉兵入寇，直近關西下寨，勢甚猖獗，望將軍急有以御之。」李謂二郎曰：「丑虜果來，信不出吾兩人之所料矣。但此來銳氣比前為倍，敵之之策，宜更加詳焉。」二郎曰：「番之所藉者猴，猴技止此，吾見其肺肝矣。今日之來，是天所以益其疾而速之亡也，豈能為害哉？將軍且整其行陣，戒其師旅，只一戰之間，定斬妖猴於陣前，縛番王於麾下，以振上國之威，以創蠻夷之志。」李大喜，即下令明日出戰。

二郎是晚復禱於真人，真人應期而至，乃謂二郎曰：「國家之威，可為振矣；蠻夷之氣，可為喪矣，則聖兄之功勞，不為不大。番王忿怒而復來，勝雖不能勝，然須留其遺種，使數百年之後，多事之秋，人知吾兄有徵西之功。且妹觀天意，即未欲盡滅西番。況二將在番未歸，倘死彼國主，則彼國愈怨愈深，亦非所以保全二將之道也。」二郎曰：「妹自離北天，下遊凡界，夙夜寤寐，無時而不在于妖，恨不得旦暮殛之，乃所甘心。今既見之，此正遂願之秋也，而顧縱之何哉？」真人曰：「妹非謂妖之顧可縱，第謂勝蠻之時，其殺戮不必太重。如前日盡數萬之眾，無存片甲，禍亦太慘矣，若猴自不能逃焉。」語畢而去。二郎記妹之言不忘。

次日，兵出大同二十里，諸將畢集。李下令曰：「西番數寇我邊境，虔劉我人民，羈縻我大將，罪則大矣，惡則極矣。前懲而不知悔，覆轍而思再蹈，此天誅之不可少留，罪人之所當必得者也。爾諸將士，務宜同心協力，報國勤王，或當其前，或絕其後，或攻其左，或夾其右，只輪不許西返，片甲不許生還，以表數百年侵犯之罪，以絕千萬世竊發之虞，以示大小夷侮慢之鑒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二郎諫曰：「兵以驅敵為勝，以不殺為威，昔吉甫薄伐，至於太原，詩人誦之，聖人取之，萬世稱之。西番之性，自五帝所不能臣，三王所不能服，即以我世祖武皇帝之威靈，東除西掃，南蕩北滌，亦是為一大治之，使不復再來，亦未嘗盡其種類而盡殲之，使傷吾生生之德，覆載之仁。前日一戰，數萬番兵，盡為灰燼，已為楚痛矣。明日得勝之時，小道願將軍惟驅除之使去，如逐犬羊然，勿縱兵掩殺。此將軍莫大之功，即將軍無量之德也。」李曰：「法師之言是矣，然吾亦非以殺人為快者。但丑虜之性，小留寸氣，必思再逞，此俗所謂斬草留根，兩滋復發者也。」二郎曰：「華夷類異而性同，中國有聖人，蠻夷回心而向化。以此觀之，則夷之服逆，實我之治亂有以啟之矣！」李改容謝之曰：「法師所言，乃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。雖然，吾聞俗云：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，兩敵相遇，勢不俱全。若盡以不殺為務，則果可以制挺而撻之使去乎？」二郎曰：「苟將軍之令行，小道自有不殺之威。」李曰：「信如此，吾可以無憂矣。」即傳令諸營曰：「今日會戰之時，許進而不許退，許擒而不許殺，許驅逐而不許窮追，遵者膺厚賞，違者受顯戮。」

令行畢，二郎即向陣前排成八卦陣，分守已定，仍令先鋒黃金、朱紫各領雄兵一千，受密計而去。二郎同李將軍營後建一高台，端坐其上飲酒。那番兵聞漢兵成陣，空壁而來，遠望高台，見二人並坐飲酒，想是將帥，引兵直取。左邊衝出黃金迎戰，不一合，金敗走。右邊衝出朱紫迎戰，戰不二合，紫又敗走。賊縱兵趕之，黃金、朱紫兩名齊戰，且戰且走，將番兵誘入圍中。二郎在台上觀見番兵深入，輒手畫一符於掌中，以口吹之，遂變為翻山覆海之陣，只須與間平地水深三尺，將番王圍於陣中，見四顧皆壁立高岩。猴知之，正欲來破陣，被真人云頭驅起雷電霹靂，猴抱頭掩耳而逃。番王困於陣中，捨命殺去，向東，二郎台上以扇東指，則東邊飛沙走石；向西，二郎以扇西指，則西邊草木皆兵。自午至申，殺不出重圍。李乃於台上大呼曰：「降則生，不降則死。」番王大怒，直殺上台，二郎以扇一指，台上矢石雨下，番王急退，馬遭跌陷，將番王掀倒於地，遂被生擒，綁送上台。李下令盡將所獲番眾放歸，不許妄殺一人，只將番王械帶回營。有詩為證：

大將膽雄豪，真人法力高。

旗鼓山河動，攻殺番王曹。

麒麟原有種，螻蟻豈能逃。

呼邪探稽顙，百二靜山河。